

与耶稣同行的老人

绿花

十年前的一天，和一位朋友去寻访故友，汽车一路颠簸，来到我曾经住过十一年的小镇。踏着高低不平满身补丁的柏油路，到了镇政府的时候，已是晌午时分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，一间间房门都上着锁，手里只有朋友的呼机号，人已是饥肠辘辘。看到一个小套院里停着辆警车，应该是有人值班吧。

门上赫然写着110。那个时期，110和呼机一样，刚刚流行。门没关，一张写字台后面，坐着个胖子，脸蛋子黧黑。一张皱巴巴的报纸铺在桌子上，两只手摁在上面，好象在看报又似在赌气。他看到我们，眼皮依旧耷拉着，鼻子里发出一声问话：干什么的？

我们说明来意，他的脸上才泛出一丝笑意，让我们坐下，给倒了杯茶水。“哎呀！今天是星期天，镇上大大小小的领导，都回家忙秋去啦！”他帮我们打传呼，嘴里还不停地嘟噜，“你的朋友，现在肯定在地里呢，不知带着呼机没有，就是带着，回过来，也得时间啦！人家都忙去啦，我还得在这守着。”

端着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，同行的朋友直摇头，茶是粗茶，茶杯上还有斑斑的污痕。靠墙的连接椅，漆皮已然剥落，露出原本的本色，坐在上面吱嘎吱嘎响，象医院里排队候诊的病人。胖子进里间屋的高低床上躺下，大檐帽盖住脸，屋里顿时安静下来。

朋友拽过来报纸细细品味，我穷极无聊，抬眼看外面的风景。正是深秋时节，太阳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，只是懒洋洋地打瞌睡。

院子里一株脱光了叶的老芙蓉，消失了馥郁的香气，只留枝杈上串串风干的树荚，在秋风中战栗，几只麻雀还守望在树上，等候着它们的午餐。

一群快乐的鸽子在湛蓝的天空下滑翔，远远地传来悠悠的鸽哨，空灵又极具穿透力，却象远古的女子在怨咽。

在眼神恍惚间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门口站立着一个老大娘，她正用一只胳膊伏在门框上，嘴里喘着粗气。我连忙站起身，跨步上前，用手搀住老人家。老人个子不高，只到我肩膀部位，裹着块篮绿色的头巾，露出几缕花白的头发，瘦瘦的，穿一身黑衣，尖脚打着绑腿。农村人长得老相，看上去，应该是接近七十的人了。她大概眼睛不好，不停地用头巾擦拭，这让我想起刚刚从这个小镇接到我那儿住的母亲，她老人家患白内障多年，一只眼睛已看不见了，另一只无风也流泪。

老人伸出另一只手，抓住我搀扶着她的胳膊，仰头看着我：“同志，我有点事想求您！”她的声音很轻，有气无力的。我扭头看了看里屋的胖子，他正半坐起身，扯掉脸上的帽子。我赶紧扶老人坐在连椅上，把我的茶水端给她。老人沾了沾椅子不敢坐，也不敢接水，只小声的给我说：“同志，我儿子不见了，一个礼拜了，听说东刘庄轧死了个人，我问问，是我儿子不？”

胖子找出个破记录本，哗哗翻了两下，不耐烦的问：“说说！你儿子长什么样，穿什么衣服。”“我儿子，去年让野狗咬了，右腿有个大疤痕，走路一瘸一瘸的。”老人用眼看着我回答。

“我问穿什么衣服！”“二妮的娘，给了他一个红秋裤。他心眼不足，整天疯跑，只好让人拴上他，他咬断绳子也往外跑。原来出去个两三天，饿急了，还知道回来，这回都出去一个礼拜了。”老人声音软软的，象是自言自语。“我住在梨树白，信耶稣的，

今天来镇上做礼拜，顺便来问问。这孩子看来是没有了。”我的母亲信奉基督教已多年，看来这是她的教友。

我问了一句：“老人家，你儿子多大了？”老人正准备转身离去，看我问，抓了抓我的胳膊。“十九了，就这一个，是从野地里捡的，死憨死憨的。唉！轧死的不是他，也得饿死了，他不知道要饭吃。”老人说话很平静，已经把死亡看得很淡了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很难受，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对农村人天生的有感情，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尤其是，她是信耶稣的，和我母亲一样，年龄也相仿。母亲目不识丁，“看”圣经的时候，非常的虔诚，天天晚上，在她的小屋里唱赞美诗，唧唧呀呀，象个小学生。她们的一生，都是浸泡在苦水里的，以前的苦，倒给儿女听，还经常换来一顿呵斥。她们善良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争，只是默默的为儿女付出再付出。她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进天堂，在耶稣的身边享享清福。

“你瞎罗罗（絮叨）啥！这个死的都四十多啦，不是你儿子，快走吧！”胖子愤愤的回里间屋躺下了。

“大娘，你老回去吧，还有七八里路程呢。”我替老人松了口气，但愿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正在家里等她呢。老人磨转身，从腰里抖抖嗦嗦掏出个小布包，是块方形的小手绢，一点点打开，里面包着些零零碎碎的钱，有硬币有毛票，看样子也就两块多钱。

“清（早）起来到现在，还水米没粘牙呢。我买个馍，吃了再走。小，你是好人！”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。怕我朋友看见，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擦，戴上的时候，顺势抹了一下眼睛。

我把老人搀扶到门口，问了一句：大娘，您老日子还过得去吧？老人转头看着我说：我是五保，队里对我可好了，一月十块钱，发粮食，只给我一个人的，过年还发一张澡票呢。我今天有两块

钱“发光”了，就是给教会了。

老人说到这儿，脸上明显有了活泛气。我感到，她们这样的老人，在农村过着贫困的生活，精神更是无所托付，但是归了基督，在耶稣的怀抱里，不觉得苦了，就象孩子一样的幸福。

老人颤颤巍巍地，一步一挪地，走过圈门，拐个弯，消失在午后的阳光里，瑟瑟的秋风中。她们那一代的妇女，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苦难，她们只能硬挺着走过，没一句怨言，甚至有些麻木了。她们太普通了，就象地里的土坷垃，遍野都是，又象一滴水，寻常不过。但就是她们，普通的老百姓，走过多少风雨，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属于她们的时代，有了她们，才有了沃野千里，才汇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河，奔流不息。

我的母亲已是78岁高龄，每日里看书认字，颂读诗篇满怀信心。那日邂逅的老人，看当时的光景，现在可能已不在人世了。每当走过基督教堂，看到红红的十字架，就好像看到那些与耶稣同行的老人，她们怀揣着一颗滚烫的心，不会表达不知索取，默默地涉过多少艰辛，现在，总该是幸福的吧！